

新刻校正

# 史記評林

十七

漢書門					
二	三	四	五	六	類
冊	架	函	號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九	三	書	
函	四		
二	五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46	
冊數	25 ( 17 )		
函號	279	2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三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摠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

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

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

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為屈水流自出稽計也

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如大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

其滑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

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

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弟坤曰直叙而簡略

皆言其得也  
故以智則樗  
里向結之正  
與前秦人魏  
曰智裏向相  
應

光緒曰戰國  
策云秦惠王  
死公孫衍欲  
分張儀李離  
謂衍曰不如  
召甘茂於魏

召公孫馮於  
蘇起樗里子  
於國二人者  
皆張子之讎  
也公思之則  
諸侯必見張

子之無秦矣  
此云逐張必  
而以樗里子  
甘茂為左右  
丞相從李離

之言也  
王整曰先下意  
其欲三子而後  
云以其重秦自

有節秦

按名曰衛疾  
一何與魏曰  
誅楚二何自  
相對應

陳陳懿典曰韓  
至云樗里疾為  
之驕也恐屋首  
王之所常隱語  
者俄而王果與

屋首詩曰吾欲  
攻韓矣然屋首  
曰欲可矣王曰  
吾欲以國與子

子必勿泄屋首  
先知樗里之反  
間也却起再拜  
曰受命於是樗

里已道矣  
矣即中皆曰兵  
秋起攻韓屋首  
為將於是日也

境內盡知之王  
孫樗里疾曰是  
何何向也何道  
出樗里疾曰必

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

將屈焉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

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

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自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

索隱曰游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誘注戰國策以仇西為九由韓子作

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西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

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

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

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令大以遺小卒必隨不

可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

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猶遺之犬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

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

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龍葵公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自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

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日亡國

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

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

匡城縣北十五里索隱曰胡衍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胡衍為蒲謂樗

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

矣賴利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今伐蒲入於

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魏亡西河

之外正義曰謂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

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

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

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高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棄其心孤是言自使入召犀首已逃又諸侯美然則史遷所謂滑稽多智者謂焉耳非正也

王維補曰樗里子聽胡廷而釋滑勿攻河以德衛受金而貴傳稱滑稽多智行又其尤哉

王常曰樗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慮胡術須臾見欺

唐庚曰按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官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

能為至其必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滅而成既漸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元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者樗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勳知之耳蓋萬物本于道故道能知之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太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論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計然難解尤縉曰將欲取之而不正言故曰緝獲小視也

田汝成曰願王勿伐者非真勿伐欲與王定盟

劫金二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于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賢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遂擊皮氏正義曰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

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驪莊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盟遂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歿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向壽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二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二嶺五昔曾參之處費音秘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入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也。凌約言曰：此下作二段，看先引曾參事而為秦臣之疑，數句結之，既引張儀樂羊事而以秦臣羅旅之臣數句結之，又覆錯綜自合，相度。○胡時化曰：晉喻是古人文章一大机括，始於元后殷肱之歌，溢於舟楫楫楫之命，波瀾於詩之比，休下至孟荀莊列文章，奇特處亦多是譬喻，而戰國此策尤其善用者。○國策云：甘茂攻宜陽，三戰而卒不取，秦將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驕放而得，獨

毋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毋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太王之投行也。始張儀西奔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二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謫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王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奭，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曰：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奭伐，韓今一子果爭之。武王曰：甘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

秦者我以宜陽無到今政宜陽而不拔，公孫奭樗里疾性我於內，公仲以韓之我於外，走無伐之日已，請明日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歸為基於其出私，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第卅曰：却諷而後成功。○凌約言曰：只是嚴在彼一向秦王之疑，頭釋矣。○韓力萬鈞。○按此蓋武王卒于周以終前，窮周室死，不恨之語。○按此段牽引向壽樗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見甘茂

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賢，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

所為公秦齊之故

按躬率私徒關於秦正前禽困罷軍前文種行成于吳而謂以五千敢死之士當十萬人亦之兵節者亦類此

覆車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

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賈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

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必以

韓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關為島反正義曰公仲

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於蘇秦韓之交可合也蘇

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人曰賢

其所以賢者賢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臏其智能公也不如

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

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臏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

孫臏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公孫臏黨

向壽王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臏黨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

與公孫臏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

也又云改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入之是甘為責也正

日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

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

孫臏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國

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其欲韓合對

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言韓武遂反宜陽之民

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之正義曰蘇代言甘

韓冷其民得反歸韓之正義曰蘇代言甘

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正義曰蘇代言甘

徒擬我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

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賴川於楚正義曰賴川許州也楚侵韓

為韓就楚求索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

按賴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按楚煇穎川則楚諸講或日安

劉知幾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風言談理以相比與及向

之者書也乃用蘇氏之說一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為稱實何其妄哉王維楨曰甘茂以秦逢蘇代求入為貧女之喻可鄙甚哉光緒曰甘茂王故云累世按代和茂必留秦政言此耳不為茂辭說也

按秦因復甘茂之家何足前餘光振之意

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文走秦也解音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解二國交走向秦也

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則漸訖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釅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

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釅與甘茂皆欲以秦收楚韓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齊齊魏之罪是公孫釅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

孫釅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逐復歸之韓正義曰秦昭王元年向壽公孫釅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釅由此怨

甘茂茂懼擊魏皮氏未拔長檣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人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

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

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

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穰襄及至

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二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

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

若重其誓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

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

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

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

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

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一年時迎媾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年時迎媾於楚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按不廉戰國策作音廉

按可字應前孰可字

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徐廣曰范一作蠡。索隱曰范緣反又音休軟。又戰國策

一作蠡字。正義曰許緣反。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

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

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有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

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

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思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有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

塞厲門。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

之都。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

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

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不長與之同車

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

壽於秦秦丞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

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無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

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

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

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

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

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

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

贈司馬光曰其羅以稚子名顯于世非有他奇畧正以勢力恐張唐甘羅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光緒曰按顯項十歲而為少昊相帝者十五而為顯

項相唐堯十五而為帝擊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

介子推十五而為楚相常康成十五而為郡王薄司馬元頭高登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為符秦諫議大夫子荷十八而為



齊東阿守張綱十八為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為博士終軍二十為謁者俱有邑故因甘羅事附記之按莊子逸篇云蒲衣八歲而堯師之此言項嬰七歲為孔子師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經傳聞多矣蒲衣項嬰何如人列女傳淨子生五歲而贊曰言幼悟者其最乎按列子有問曰此為豈即項嬰耶第坤曰切中事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無信使秦為燕之親也而反與秦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无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增趙恒曰三人皆以智補一則以骨肉重一則起下蔡間關一則年十二軍可見左秦之運而天下之尤趨詐謀也

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效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備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土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音側矣又二音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今秦有十一日謂以十一城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間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世與正義曰甘茂為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為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知囊既親且重稱其外獲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尚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尤  
可言也如得里侯公孫奭黨於韓其茂黨於魏向高黨於楚  
皆借秦之彊以挫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害可勝  
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為成敗  
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  
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

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辛氏曰辛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辛氏。正義曰辛秦

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

位辛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

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

殺其太后及公子。宣太后一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

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辛戎後

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

曰名涇陽君。索隱曰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

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

按考要云耶

王辛少羊太

后攝政故穰

侯權重於昭

王蒙宮于廟

國漢唐以來

女主臨朝專

制自羊太后

始也

王維復曰叙同

異父母之稱

勞坤曰叙華陽

君三人者敘篇

未范唯說擅昭

王案

按太史公能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魏國系之功以見四相而封陶者非過也卒以一夫開說憂憤而人秦王其必思哉光緒曰若霸國之相最久無過於管仲魏冉者管仲以桓公元年執齊政至卒凡四十年魏冉以昭襄元年為將軍執秦政封侯至十二年為相至罷凡三十六年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按前既言魏冉舉白起攻韓魏取楚之宛葉與此又言冉使白起拔楚之郢而結之曰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總見得白起之功皆本于穰侯耳董份曰此亦可明不實割地之效而六國皆坐此困能悲夫

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

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度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正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安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曰一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一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穰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二梁徐廣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與戰於南梁○索隱曰二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與戰於南梁○索隱曰二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美里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

燕子良作子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

地不拜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

而國隨以亾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

國也而母親饗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三晉秦皆饗食

魏氏盡晉國徐廣曰韓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

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而講和也

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

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

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此臣之所聞於魏也

日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索隱曰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索隱曰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

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

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

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申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

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

輕昔楚趙之丘陵七仞之城戰二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

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

必為魏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取也索隱曰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取也魏人之說不

疑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故以少

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

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於魏之與秦講皆自爭事秦是東方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三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詳聞也詞意極明索隱大略

按通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從國於是解散也。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計

正義曰從足松反。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正義曰穰侯伐

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也。正義曰穰侯效絳

曰穰侯故其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并是

陶北也。幾盡故宋。正義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

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細柳安釐王二十

圍梁之危事。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

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

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立權蔡陽長社

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共趙以兵伐齊。正義曰既得觀津仍令

助趙。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

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也。王曰。正義曰生所亦月

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

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

智而羽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

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

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

弊晉楚。正義曰今昔楚伐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能國也以

天下攻秦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外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

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吹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

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

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

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君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

齊

按須賈劾拆  
利害處如指  
諸掌雖為案  
作說客實為  
穰侯謀也以  
故竟罷梁圍

按前云益肆  
陶矣此復云  
欲廣其陶邑  
見范睢可乘  
間而說也故  
太史公時下  
於是字文下  
以此時奸說  
數子則穰侯  
得為知幾之  
士乎

陳仁子曰苟為  
人所聞而欲奪  
其位國威驕放  
一也何必范睢  
之乎魏冉奪  
增趙恒日此以  
貴極富溢為戒  
也言親而有功  
且不免於說况

也猶不能時無  
功之尊勞之寵  
以守金玉之重  
也而况於乎  
文字一唱三嘆  
以相類

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

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以廣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其陶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

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

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后富於王

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冷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

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皆稱帝

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

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歿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亦無方內荷大任外輔昭王四登

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云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

得而不和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

而不顧其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服為國慮

矣而范睢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此是可見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二年而

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正義曰在河南也。○是歲穰

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

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

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

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音干有故

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

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

光復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復城蓋屬趙國。○正義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

唐順之曰東書  
體韓公楊燕奇  
碑類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  
次白起戰功如  
未如鞏然讀及  
平而知起無效  
所矣何必杜郵  
哉

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郢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

楚王亡去郢東徙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

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城

華陽秦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

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故

北二十里有絳州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

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四十五

年伐韓之野王案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野王降秦上黨

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

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且進韓不能

應不如此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

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入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

計之案隱曰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

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

名華陽解徐廣曰屬潁川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縣

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

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

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

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攻韓音取上黨上黨民悉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滋氏

城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以按據上黨民案隱曰謂屯兵

四月斷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案隱曰謂

侯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案隱曰音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

索隱曰鄣係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

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

二城即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

徐廣曰奪西壘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

一作乘奪西壘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斷奪趙西壘壁者

趙取其室中之  
有平原君何獨  
然其  
按太史公於  
平原君傳論  
其利令智昏  
者以此  
第坤曰王翦以  
下非白起本傳  
而附載本未看  
以秦陰使白起  
將兵遂有長平  
之勝故也  
圍王世貞曰余  
嘗以是事通晉  
過長平驛即秦  
白起坑趙卒四  
十萬人處居  
人不能拒其所  
弟云帝村人鋤  
地尚得銅鐵如  
綠云按自此而  
北為長子以至  
晉陽皆趙地趙  
既築甬道秦何



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并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而之軍即根垂絕當以死之士心決鬪可無幾力上因循至於飢相食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去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郭郭未復者幾多角何秦之功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按韓信破成

畧相同

黃震曰拔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誦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灰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下灰何以盡其罪哉茅坤曰此下說若雖已自起之心不能不起矣

廉頗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甲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正義曰間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一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曰正義曰時已屬秦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正義曰時已屬秦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拔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趙復定其郡其餘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二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

黃震曰拔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誦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灰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下灰何以盡其罪哉茅坤曰此下說若雖已自起之心不能不起矣

圍徐中行曰蘇代揣知應侯是人忌刻底人故先言武安之貴以動其忌心然後言民不樂為秦以動其阻心勢如破竹夫邯鄲之圍安得不解

王整曰武安君與應侯有此如回

王整曰武安君與應侯有此如回

圍王整曰武安君與應侯有此如回

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平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人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上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在行。正義曰入鈔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發兵二萬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少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鵠 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此自抽杜郵之

三月三十一日

四

劔也

按太史公述

武安自引以

結武安罪案

與蒙恬傳未

語意同

董份曰白起非

獨抗趙卒也始

攻龍斯二十四

五燒楚夷陵攻

魏斯二十三萬

買便卒二萬千

河攻陝斬五萬

蓋所斬已四十

四方矣而燒者

不與焉至趙卒

已降而坑之則

左益甚耳以起

一人而前後所

坑斬計且百萬

古今之慘莫以

加矣戰國之民

其亦悲天痛哉

以起之慘雖夷

族滅姓千萬不

足贖何貴外哉

何耶

按何晏之論

甚當

楊維禎曰余嘗

疑武安將也必

索六十九是剪

斷九不問也也

吁此剪効之智也

信董不知也秦

兵之強帶兵六

十五前使王宮

其國以委我而

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

我固當歿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

以歿遂自殺武安君之歿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歿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謂之乎後

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歿則張虛捲術可

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

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歿當歿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

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

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志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

其計何若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

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

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祖患諸侯之揀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

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

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

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歿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

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

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歿不當受降詐也戰歿雖

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奉

祖音濁道反字

王翦者楚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潁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潁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

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音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

道地為郡明年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楚楚王喜  
走遼東翦遂定楚薊而還正義曰秦使翦于王賁擊荆徐廣曰  
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  
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  
三晉秦楚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于  
逐蕩太子卬至於衍水中卒破得卬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  
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  
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  
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應劭曰徐廣曰勢其言是也遂使李  
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潁陽

後行是前以重  
而取王之餘也  
王之驕已殺矣  
而必疑焉故又  
陽請美田宅為  
子孫後請有以  
待其如此則之  
所以為智而非  
信董之所知也  
豈必六十五而  
後可耶不然前  
日城趙亦莫也  
何未聞知是其  
衆耶

蘇軾曰秦初遣  
李信以二十萬  
人取楚不克乃  
使王翦以六十  
萬人攻之蓋空  
國而戰也使齊  
有中主其臣如  
二之無節而攝  
境以伐秦以文  
安之齊而入厭

後如及事也再  
故曰秦之不亡  
者幸也非數也  
凌約言曰此與  
蕭相國多買田  
宅以自保同意  
始皇謂將惟王  
翦得全其終有  
以此  
○趙定委餘篇云  
王翦傳將兵六  
十五伐楚行請  
美田宅甚衆始  
皇曰將軍行矣  
何憂王翦曰王  
日為大王將有  
功終不得封侯  
故及大王之懼  
臣臣亦及時以  
請園池為子孫  
業耳又云王翦  
子王賈與李信  
定燕齊地二世  
之時王賈及其  
子賈已死而孫  
王離擊趙項羽  
破秦雖及效二

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

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

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

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

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

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

二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

城父是也此二家之說是城父之各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

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各錯亂

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

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

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悼亂正義曰罷音唯大王更擇賢

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

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善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

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其衆始皇曰將軍

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

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

關使使還請善田徐廣曰善一作田○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惜而不信人徐廣曰惜今

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

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

翦益軍而來乃來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  
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  
與士卒同食父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  
日超一作投駟案漢書云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  
范彘兵法飛石重十一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  
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循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

十六年瑯邪王

王離列侯通武

侯王賁倫侯建

成侯趙亥倫侯

昌武侯成倫侯

武信侯馮毋擇

以位次差之王

離在李父意前

則離乃剪家孫

襲剪爵者也賈

蓋剪之次子自

以功封侯者也

所謂有功不封

者其時未定天

下云不及誣稱

而剪之子一孫

為功臣之首又

當時刻侯二人

倫侯三人凡封

侯者僅五人而

李斯與蒙恬李

信不與焉可謂

嚴矣所謂成者

其處姓邪否耶

光緒日已上

終不出日數

挑戰而秦不

由兵法所謂

懈然後擊之

者剪豈得此

秦不出乃引而東剪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靳南

正義曰徐殺其將軍項璣荆兵遂敗秦因乘勝定荆地城

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

剪于王賁與李信破定瑛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

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

起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

成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

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今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二世

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

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

諸侯

太史公曰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

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

剪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倫合取容以

至物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亦宜乎彼各有所短

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通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

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賈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池

雖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

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成矣及

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

非持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克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

秦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克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

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善克國而卒陷其于項嗚呼循道而不

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

始疑其過乃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

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言兵法所不服

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二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

何異青鹿狼之  
不仁耶

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上是薄  
在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  
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  
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  
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  
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  
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  
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  
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夫隙非大衆不可也  
決機兩陳之間焉一日成敗之言乃可以少擊擊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列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敘孟子而以  
騶衍形之則孔子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  
孔子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  
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半鼎之意乎語  
不露而意備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天子室利者常防其原也故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鄒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充

州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行字則以軻親受業於子思

何異青鹿狼之  
不仁耶  
子思之門人師  
友淵源之出於  
孔子也述禮  
二代之德立身  
行道之出於孔  
子也退而與  
章  
尼來色  
不異於孔子也  
以下言其不  
世俗以苟命如  
有夷孔子持芳  
而不敢內其

之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立軻之門人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太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

立世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二分耳索隱曰相寬之所言迂怪虛妄然惑一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笑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是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索隱曰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意以事之所施所治比自可以為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後代之宗本故云懼

之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立軻之門人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太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

立世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二分耳索隱曰相寬之所言迂怪虛妄然惑一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笑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是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索隱曰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意以事之所施所治比自可以為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後代之宗本故云懼

之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立軻之門人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太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

立世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二分耳索隱曰相寬之所言迂怪虛妄然惑一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笑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是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索隱曰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意以事之所施所治比自可以為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後代之宗本故云懼

南子云何謂

九州東南神

州正南次州

西南戎州正

西弁州正屯

莫州西北台

州正北齊州

東北薄州正

東陽州九州

之大統方千

里九州之外

乃有八嶺亦

方千里八嶺

之外而有八

絃亦方千里

有八極其說

亦似荒唐然

錄之以爲考

重汾日按鄒衍

之術其歸節儉

仁義倫理本有

率則特其始爲

濫耳濫耳其

說怪迂不絕濫

濫于耳故王公

也

之術便與孟軻

之德不同是以

所和皆合

者亦曰此所叙

音助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相之內心留其後

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親賓主之禮適趙

平原君側行撤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撤音足結反章昭音敷蔑

庶爲敵不敢正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

當賓主之禮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

行恐塵埃之及長身親往師之作王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

者所以爲敬也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主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故武

而鄒衍執詭怪焚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爲長太息哉

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

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

梁惠王謀攻趙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

與孟子不同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

鑿其能入乎仲尼子孟軻以仁義于世主爲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

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

道彌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

雞是其有牛鼎也言之術迂大當若大用之是有牛鼎自勵行

鼎之意而誰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與齊之穆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由駢騶奭之徒

曰按穆齊之城門也或云穆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穆門之下

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

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

篇齊人游穆下號天丘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王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王其諫說莫晏嬰之爲人也

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

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

道也前以觀術

先命而引之大



後復解之此太  
史公極其處注  
引呂氏通牛之  
鼎本文有極着  
卷

贈詹惟修曰余  
按牛鼎之說不  
必他求即上文  
伊尹負鼎百里  
奚仲也案應  
舉呂氏春秋及  
蘇周之說余意  
竊不然太史公  
言孔孟不食字  
當時者始進不  
能後時如伊尹  
與也也今行以  
不執之說見奪  
於諸侯是尹得  
奚牛之意豈若  
孔孟哉一子求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而求遠

以謂影影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容具以報王王天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  
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譚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  
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後淳于先生見壹語  
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影因謝去於是送以  
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  
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  
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頭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行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  
如淳于先生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  
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  
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  
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  
諱年五十七始來游學於齊駟行之術迂大而閑辯與也文具難  
施淳于先生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龍頭炙  
轂過徐廣曰炙轂一作亂譚劉向別錄曰駟行之所云五德  
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  
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  
云駟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  
車駟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駟即田駢之屬皆已矣齊襄  
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  
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先飲酒亦然必以席

故吳士上煇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  
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以三為祭酒

史記卷五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四

史記卷五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四

史記卷五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四

史記卷五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四

史記卷五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四

太史公未旬  
五言至君

方孝肅曰荀卿  
則振聖人之餘

言使為近似甲  
正之論肆然自

居乎孔子之道  
而不疑儼然儒

者也及愛其天  
有則謂人之性

惡以不義為為  
也安為為行不

終之謂以相意  
孟子之道其區

區之心不遠欲  
求其一人而不

自知卒為斯道  
誣賊也

謂性善而荀子  
謂性惡其所謂

惡非謂人之性  
必為善惡也但

是惡且曰善者  
亦非謂人之性

但出於勉強矯  
飾即謂之偽其

立言欲與孟子  
別故不覺形容

之過耳  
陳陳與曰荀

亦能守道不交  
者故太史公進

之與孟子等  
蘇軾曰昔者常

性李斯事荀卿  
而於其其書

大矣古聖王之  
法其其師之道

不啻若若若及  
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  
所以事秦者皆

出於荀卿而不  
足怪也荀卿者

喜為異說而不  
讓教為高論而

不顧者也其言  
愚人之所驚小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

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

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蔡蘭陵而趙亦有公孫

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音大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

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

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曰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

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徐廣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日按

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辛也魏有李悝

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

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云李子三十一楚有尸子長盧劉向

日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安尸子書言人也名佼秦相衛鞅

因鞅而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敘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

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

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子至

顏師古云音詳按是齊人阿又屬齊坑顏公誤也

干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

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而子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

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

入心也剛復不  
遂而自詭太過  
彼李斯者又特  
其者耳  
圍焦放曰莊  
子疏云公孫龍  
著堅白論行於  
世堅白即守白  
也白猶是也堅  
執是其說而守  
之也同異者合  
同衆人之異論  
也  
圍趙恒曰自公  
孫龍至荀子各有  
著書而皆得附  
傳而以自如孟  
子云捨末之文  
足為以蓋墨翟  
宋之大夫蓋墨  
子亦著書故錄  
世又知有墨子  
云不與上教子  
同時故行或曰  
云以表世之也  
陳仁子曰漢初  
也  
以不倫矣而更  
以彌子序手影  
等出是實之何  
異孟耶蓋至楊  
雄始所以孔孟並  
稱韓愈始以孟  
氏配焉何孟子  
之見知於世者  
是其晚耶  
董份曰自如孟  
子總前自孟子  
至卿子也加一  
如字恐衍  
按拙出墨翟  
更換文法而  
以益字起  
句用丁或曰  
字叙之何等  
滿西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將齊魏其說不通退而  
著述稱高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天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  
諄諄之言冀或為而諸疾習其鄙詐莫以為然孟子之言非  
苟為天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不啻鼎入  
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  
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自有美惡譬之火能熱能焚  
孟子謂之善火能熱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懷息以先  
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  
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  
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  
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  
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  
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為齊祭酒後  
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於蘭陵蓋為嫉世  
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  
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  
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  
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  
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說些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為偽人  
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叙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  
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子孟荀優  
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  
定論也



古史考卷四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終

田嬰君列傳第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生而俯躬

許相卿曰此傳錯用國策語

其最宜者

券上而得養生之報則大史公手筆也

按此因田嬰與田忌同將故非記田忌事

田嬰非子日靖即其於薛城薛客多諫者日郭君謂諸君日母為各通齊人有請見者日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

以連別事也。田嬰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忌懼張齊之邊邑不勝人委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之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復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

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入

郭君因思之客  
趨進曰海大魚  
因及走靖郭君  
日請聞其說容  
日臣不敢以死  
為戚靖郭君日  
願為寡人言之  
谷日君聞大魚  
乎網不能止繼  
不能延也湯而  
失水螺蝶得意  
馬今夫齊亦君  
之海也君長有  
齊幾以薛為君  
先齊雖陰薛地  
至於天猶無益  
也靖郭君曰善  
乃輟不城薛  
田文之始以起  
下文擬設之端  
按一舉字恐  
無異義

王整日此論必  
屬通者  
唐順之曰文之  
游俠兆矣  
王慎中曰觀文  
此論則其少時  
已有散財待賓  
客之志矣

按索隱註  
董份曰遺既不  
知何人因前問  
玄孫之孫為何  
日不能知也故  
此言遺之不能  
知之子孫耳  
增黃洪憲曰此  
傳以待賓客為

云十二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  
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  
明年復與梁  
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與魏  
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二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

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  
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年宣王卒潛王即位即  
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二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威王薛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初田  
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

母日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及  
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日吾令若去  
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日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  
嬰日五月子者長與古齊將不利其父姓索隱曰風俗通云俗

文日人生受命於天平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日必  
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日  
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白子之子為何日為孫孫之孫

為何日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日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  
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索隱曰爾雅云玄  
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日君用事相齊至今

三王矣齊不知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日短亦音登登褐謂褐衣而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

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  
而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  
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

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  
○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外

細領故篇中客  
字凡四十見

按以上佳次

田文所得為

太子而封于

薛之始

按太史公贊

中謂孟嘗君

招致天下任

俠義人又辭

中蓋指此

王維慎曰數食  
客亦鄙哉一飲  
以為去也手田  
文廢毀何有

園董公曰蘇軾  
引譬以此田文  
之行亦善於

後別號之日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

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陳音鄒亦音緞陳者城隅也而文果代

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凶人有罪

者皆歸于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

云舍音撤謂為之逐即詳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戲遺其親戚孟嘗君曾

待客夜食有三人力多力救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

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于孟嘗君子孟嘗君客無所

釋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

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

其行陳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且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木偶人相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木偶人曰大雨

未將敗矣木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

知所正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

為木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

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

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

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

禮反按抵謂觸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索隱曰以狐之白毛

言美而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

難得者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

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

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

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各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

之西伯之賢亦以寶貨美為脫

蘇軾曰田文所

賓禮者至子狗

盜皆以各禮食

為其取士亦固

蘇軾曰田文所

賓禮者至子狗

盜皆以各禮食

為其取士亦固

姜里之囚君子以不臨難尚見

非之然則雞鳴狗盜之客謂之

士固不可謂之無功於孟嘗君

亦不可不於孟嘗君且客死秦

聞如懷王之不友矣予嘗讀金

唐之邀一帝也當其時使雞鳴

狗盜之客謂之此而必能脫翠

比蘇或嗚呼以宋卷五之孟嘗

視君進無奇策鳴則予於雞鳴

狗盜之客也何尤

圖徐中行曰擁晏嬰長不滿六

尺而身掛齊國名揚諸侯則取

小奚足以稱其

謙也一言才天即滅一縣之人

民何慘哉其後齊魏感德而孟

嘗絕嗣無後有以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遭之幾

為秦生寇不自安耳註謬

贈楊慎曰猶代此與前說韓魏

事大体畧同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

傳聞異辭

不立言是子孟嘗君封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

後悔出子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

雞鳴而出客孟嘗君執道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

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

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

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

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

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遷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潛

德故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

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車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

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魏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

取死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今復

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

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

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

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

曰東國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

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

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

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二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

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子孟嘗君相

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

之租二反而不致一入子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

按此亦各之效

故不致入于魯嘗君然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子嘗君於齊

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子嘗君孟嘗君

乃奔索隱曰潛王二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志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

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明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

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子嘗君因謝病

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人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

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

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

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

得及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齊秦合則親

弗口禮用則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執趙為

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子嘗君子嘗君懼

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秦天下之疆

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二晉呂禮必非相矣是子通齊

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

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長晉之疆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

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對秦晉是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

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以後齊潛王滅

宋益驕欲去子嘗君子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

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宮逐歿焉齊襄王立而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

公文卒謚為子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

贈表黃白收束  
日禮始未殆盡



按通鑑無後  
字雅應前五  
月之予之說

客之事與前所  
叙不屬故別為  
一節

按叙羅事夫  
變國策文自  
佚者

按列士傳云  
孟嘗君府有  
三列上客食  
肉中客食魚  
下客食菜

按國策無以  
為家下五年  
足謂嘗君賜  
馬公有親半  
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  
使乏于是馬  
雖不復歎史  
記以左右應  
之為孟嘗君  
不悅似誤

黃震曰按孟嘗  
君得客僅得一  
馬驢平原君好  
玉僅得一毛遂  
而二君者其如  
皆不能知之尚  
何以死士為哉  
愚謂二君者不  
足以知二子而  
二子煥然者以  
貧充職如祿士  
於亂世死而  
已其後因事而  
顯始非二子初  
心所期二君其  
亦幸而得此二  
子歟

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君封薛  
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各嘗邑在薛之南○正  
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  
縣五十一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乘立而齊魏共滅薛  
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驢音歡復作躡音  
見之索隱曰履音脚字孟嘗君曰先生遠處何以教文也馮驩  
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五日  
舍幸舍及代舍並嘗單上中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  
下二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格反茅之類可為繩  
纏之也緱音疾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各音蒯緱  
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  
緱其劍而謂曰長鈇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  
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鈇歸來乎出  
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  
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鈇歸來乎無以爲家孟  
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  
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使入出錢於薛歲餘  
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客奉將不給孟嘗  
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  
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伎亦作枝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  
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  
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令客食  
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  
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  
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  
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  
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

史記卷五十五

孟嘗君傳

六

按文之偽錢  
本為秦幣計  
而驪曰為民  
之元者以為  
本業其學又  
種德增名多  
矣驪亦賢矣  
哉

按戰國策馬  
驪於薛借券  
後秦年孟嘗  
君免租就國  
于薛未至百  
里民扶老攜  
幼以迎太史  
公不載似缺  
始末  
又換文法以  
又詳文如實

按馮驩一說  
秦齊而孟嘗  
君之黃金封  
巨賂于平時

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貴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

捐之諸君疆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

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驪曰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

故債錢於薛文奉邑少其隱曰言文人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

與其息食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

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異會無以知

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

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

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

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今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

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

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友見孟嘗君曰去

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秦民益廣

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

士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疆秦而弱齊馮軾結鞞東入齊

者無不欲疆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

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

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

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

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

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

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

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東入

齊者無不欲疆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疆秦

正與魏代振  
其茂之重同  
增穆文淵日以  
此說實德齊荷  
英發之主類父  
怨望之不司  
遣之不司則是  
激之便殺之也

董份曰使人至  
境候秦使者米  
信馬驪之言故  
驗其實也  
羅洪先曰田文  
食客三千而卒  
以馮驩一人後  
其位賢士誠不  
易哉

許相御曰讀至  
此卷客終是庫  
聲

曾徐中行曰唐  
李適之罷相  
詩曰避賢  
相樂聖且行  
為問門前客  
朝幾何求蓋  
而附寒而飛  
情然矣  
王維復曰驪言  
近人情矣然非  
君子之交道也  
按此段戰國  
策讀拾子語

張之象曰傳米  
後甲此一展  
孟嘗君所  
客如故亦一例  
也

董份曰此贊其  
姪客美謝並顯  
度約言曰此傳  
以田文存客立  
狂觀其初說文  
日門下不見

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疆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

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而齊君不西則

巴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七則臨淄即墨危

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

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

而絕其霸疆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

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

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

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驪迎之未到孟嘗君太

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

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

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墮其面而大哀之馮

驪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妾謝乎馮驪曰非為

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候若知之乎孟嘗君

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趨向也又音趨明

且側肩乘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

音潮言市之行列有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

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

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

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

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鄰里殊間其

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

傳子嘗君好客日喜名不虛矣

史記卷八十五  
孟嘗君傳

七

史記卷八十五  
孟嘗君傳

賢者則恭密之  
心已萌矣既而  
食客數千不狎  
而養善遇之是  
以雞鳴狗盜之  
流卒賴其九以  
脫虎口之危而  
魏子之自刺官  
門焉雞之獲其  
封邑皆食客之  
効也雖不無背  
文而去者而文  
卒遇之如故非  
其天性然乎太  
史謂其好客自  
甚而名不虛其  
以是夫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  
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楚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許九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  
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  
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  
與韓魏伐秦兵至由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  
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首為壯曲為老有名  
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懼其  
聽蘇代之計臨由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  
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歿于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  
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  
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  
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百里奚皇楚人也而安於晉乘  
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  
之患天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尤騷起泉湧樽  
空言爾儀秦以徒橫為劍佩其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  
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不得不過雞鳴  
狗盜之輩爾夫何益于大哉乎誠使當時之客如孟氏  
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執吾之正論以治天下  
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為虛設其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  
何其不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床  
地乃可良用一慨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屠  
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  
其能容于國舅魏將軍乎文客以干計公孫弘稱可以  
致王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計何也吾是以知  
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  
狗何負于文哉吁苟客有二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翅  
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恐  
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齊國可伯又信蘇代以罷  
兵客無一人異  
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終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吳興 湯維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謚反徐廣曰諸子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中勝最賢喜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

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覺者擊散行汲。散亦作跣索隱曰上覺音壁散音先寒

反亦作珊音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覺者

正義曰覺跋也。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

賢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癢之病。徐廣曰癢音隆癢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癢音呂宮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願乎

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賢士乃欲以一笑之

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王廷陳曰喜賓客二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實跡

御覽曰賦覺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謂也設存賢君當此重也奈何賢君之後官不使見覺而笑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異焉可不慎哉

顧璣曰以三笑欲殺趙之美入

此賢者亦非庸庸者矣

光緒日按穀

梁傳曰季孫

行父亦晉和

克破衝孫良

夫豈曹公乎

首德同聖於

齊諸國叔子

處堂而吹之

客不悅而去

卒存于安華

戰齊師敗績

噫此即汾陽

所以見盧杞

而屏歸人也

茅坤曰平原君

好官可記者甚

衆獨舉斬妻人

一節此割要領

法

張之象曰前後

稍稍二字相照

應見賓客去就

之有本末

茅坤曰太史公

贊則曰平原君

者於平原則曰

無以滿二十人

顧璣曰食客數

千人求二十人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

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賢者以君為愛色

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賢者美人頭首造門進

賢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王嘗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

年秦昭王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

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

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

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

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世也處君雖之處囊中其未立現今先生處勝之

門下二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謂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雷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非特其未現而已乎

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且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

皆目視而輕笑之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乎

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

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

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

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于目也

圖唐堯臣目讀

平原君傳至毛

遂抵十九人歎

血庭下此日公

等碌碌皆因入

成事者用必報

前日目映之益

太史公于遂無

敗詞愚獨以為

此舉足以償趙

事特楚无入耳

何則遂也富兩

君不火之時按

劍升鞋以却強

楚楚君嘗道與

忘趙耶使楚之

君若臣聞遂之

言識十九人不

足為趙重軍

趙者惟遂一人

殺一毛遂初制

平原君二武士

為被十九人高

耳官耳其何能

為隨集全楚之

林編以春卿之

滿江黃出趙不

意西邊恒山南

岸回漳東拒清

源北通燕壁直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  
 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  
 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二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  
 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資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大及  
 來狼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  
 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  
 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  
 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公等錄錄  
 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  
 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十人寡  
 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  
 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  
 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  
 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  
 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  
 也說乎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  
 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  
 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

尚可想見  
 增揚慎白又登  
 用二毛先生第

王維補曰李同之見若此乃不在食客中信乎原之存失也

按此至字正應上皆未至字是針線處

御嘗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而有罪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功功有大小猶罪有大小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

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忘也復卿之請帝王慈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賢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外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二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

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外封其父為李侯

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

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

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

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

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

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感而國人計功也

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

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世家並云十四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其母于

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其端使不相

亂打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入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天道

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打音野打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

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

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



者乎平原君

謂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

辦事也其人

理勝于薛公

辭勝于理薛

勝於理終必

受訓

按此傳全棄

國策而前布

置少異

按國策東南

作卷甲

茅坤曰虞卿可

見者只合從趙

齊以攬秦一車

按此段論不

當構秦

唐順之曰從橫

之談妙盡于此

按此段論與

朱熹秦不成

故號為虞卿

誰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秦趙戰於長

平趙不勝

平趙不勝

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效

徐廣曰復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

使為媾

古后友求和曰媾。索隱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

軍必破也

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車

寶以附楚魏

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

疑天下之合從

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為媾發鄭朱

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

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

破矣天下不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賢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

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

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媾

媾長平大敗

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

使趙郝約事於秦

郝音釋徐廣曰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

之攻王也

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

之攻我也不資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

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

攻也

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

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

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

地弗令秦來年復攻王

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

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

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

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

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索隱曰為

足下解其

之類

鮑彪曰趙寧親

鮑彪曰趙寧親

鮑彪曰趙寧親

史記卷七十六

平原君列傳

五

秦而身故秦  
未攻

按此段因趙  
視以亦獲秦  
之不助

贈穆文熙曰  
卿論魏之害  
轉明切而趙  
終不悟者蓋  
長平一敗落  
於秦故每國  
前之安則至  
有盡而不顧

黃倫曰論衡之  
害如此明切而  
其主愚而不悟  
何也

贈揚慎曰此非  
臣之所能知與  
上非臣之所敢  
任意大相及

贈蕭瑀曰此處  
引喻欲趙以地  
予秦策去故態  
往往如此

負擔而親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  
自攻之也

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

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

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我臣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

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軍秦

不知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

求割地主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

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立不終而

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

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

之曰示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

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

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

為自殺於房中者一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

也焉有子然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人

不隨也今然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一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

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

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

予則非詐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

按此段因按  
殺以必盡秦  
之本可

鮑彪曰虞卿可  
謂見明者矣當  
趙以四十萬  
于長平之下九  
在趙廉之臣  
不謂秦氣衰  
講秦以偷漢  
之寧卿獨  
延慮却顧  
緩之口掛  
先通而  
亦足以見從者  
天下之勢  
辨士策必中計  
必得而不失其  
正惟卿與陳軫  
有焉賢矣哉  
趙徐中行曰按  
趙士所虞卿之  
諱不盡於趙卿  
樓緩者以前不  
所虞卿誤  
朱備秦而具欺  
於秦也  
趙王維有日  
虞卿以一城不  
予六城之功也  
趙焦然曰虞卿  
此言乃不  
變不為之為  
深於長短之術  
者然從之利  
正所謂微平  
之託亦必云然  
黃震曰秦攻長  
平虞卿勸趙附  
楚魏以和秦趙

大王詰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鮑說也王春

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居樓緩樓緩

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

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

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以何秦之圖乎

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不天下弱乎且臣言易子者非固勿予而已

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

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不天下有能為也王

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

秦為媾韓魏衛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

一舉而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趙

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

趙矣樓緩聞之入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墳之而魏請為

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

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

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

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臣小國請其禍而王

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臣為從便王曰善乃合

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

不聽故秦卒不  
和而趙大敗其  
右趙將卬頭城  
車卒復歸使于  
齊以說秦而秦  
又和趙及魏欲  
與約從則則卿  
與約成之物無  
志木要學結  
和鄰國以自重  
百使秦又聽此  
至當之說也與  
一皆東西揮闔  
之士異夫奔趙  
卿相而與故交  
魏齊俱困大梁  
以養虞氏春秋  
其必有來則必  
見而豈其愚也  
揚慎曰言在濁  
世為佳公子清  
世則否矣復取  
在言外復卿非  
窮愁不能著書  
自見歸于作物  
子厚其言一  
意  
吳鼎曰信簡易  
將固自趙王而  
食利於秦實此  
平原君殆諱之  
不藏也  
按非窮愁亦  
能著書太史  
公亦因以自  
見云

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然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齊侯有仇秦求  
之急乃抵虞卿奔相卬及與齊間行以歸梁以託信陵上採  
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  
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  
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負馮亭  
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乃譙周曰長平之陷  
之咎何怨乎平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  
原受馮亭許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  
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  
能著書以自現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我義士增氣兵解  
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躡受賞料事乃因魏齊著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為國  
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  
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  
黨嫁禍于趙趙約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  
難矣其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  
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則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  
之急相相卬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  
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  
相卬奔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成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  
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纔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  
稍引去乃斬笑聲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  
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勇士以須楚  
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使不受上黨  
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  
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譙周乃稱長  
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乎原嗚何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吳興交雅 隆慶 溫陵李光縉增補

按此傳不襲

國策

弟坤曰信陵君

是太史公胸中

得意人故本傳

亦太史得意文

顧璣曰孟嘗平

原春用皆以封

邑系此獨曰公

子豈豈尊之以

國系也

按公子為人

一何迥一篇

綱領而實多

逐三字又此

段之綱領故

傳賢字凡三

見卷字凡二

十四見

王世貞曰三公

之好士也以自

張也信陵之好

士也以存魏也

鳥字同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

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

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是苦卯魏主

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

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

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

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檣檣

零以新置其中謂之烽火檣檣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

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

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也

史記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兩段形容皆為疾生因謂公士下段張本

增眉隆曰此處伏臣所過眉者未多以為下文存用張本

又曰此處又換一文法

按平原議魏公子之言以急人之困

語相抑揚與魯仲連議乎原君語同

按魏其欲救淮將軍語意倣此

增黃洪憲曰叙侯生與公子講死然在肩康間

蓋生初欲為公子畫計恐不從故於其復也而畫所以堅其志耳

按肩長卿味信陵評語蓋魏公子氣象高秋是寧受萬乘怒不為傅徒與軒車走四海願履至死報况乃英豪人此詩蓋謂信陵且得如姬之報非大丈夫不能矣每讀此傳誠信陵

董份曰唯唯即項羽暗嗔叱蛇狀其勇氣也

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

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

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

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

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歿行過夷門見疾生具告所以欲以

秦軍狀辭決而行疾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

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疾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然而

疾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疾生疾

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

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

再拜因問疾生乃屏人間語曰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

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畜於心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願未

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

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

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疾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

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疾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唯唯

史記卷七

信陵君列傳

一三

贈徐中行曰或謂徐生且過乎余曰否然則殆有說也疾生度為公子親符託以殺晉却副何事也心必存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謝之耳不然誠報公孫即死耳何必數言之行至副軍中而後自到也故陳軫之死世謂報宣孟余謂謝符自也疾生之死世謂報公子余謂謝晉也

重价曰國語叙趙王在危所以遺卿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遺卿不遺所以難也第卿曰太史詩處在信陵君所秦軍所以欲楊慎曰客說公子其慮甚長有而公子能听之至使趙王不怒言誠此是公子美處楊維禎曰予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強之色而容說公子曰願公子急之予以上客扁其人而史不以名氏書情哉委約言曰不可忘者以德報德

宿將。唯音烏鳥白反。音莊白反。○索隱曰唯音謂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唯大笑音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歟。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力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疾生疾生曰臣且從老不能請救公子行且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軍命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失矢。如胡龍而短也。呂氏性沈各作字林云為公子

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疾生決至軍疾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首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言其過以負於魏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曰少忍獻五城

言受之者則就主人之階



也不可不忘者  
庶幾乎無流第  
矣四家之客若  
唐雖者其意之  
近理者於

英文選書班  
固而和賦云  
御曲象舉游  
俠之雄節慕  
原宜名並春  
陵語本于此

王維復曰使乎  
原君素禮此二  
人則邯鄲之厄  
必其有計乃魏  
公子獨知之  
增穆文照曰毛  
公薛公所言深  
中公子心亦與  
毛遂之說楚王  
相同則公子安  
能以色愛而趨  
也  
唐順之曰信陵  
君諫書宋載之  
本傳中在魏世  
家

董份曰各進兵  
書而總名于公  
子故世稱魏公

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音霍。趙邑名。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有舉。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領平

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必殺之。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軍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邊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軍不敢出。當是時，公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感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秦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

索隱曰：史往見公子曰

索隱曰：謂以兵感之

索隱曰：秦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

予兵法索隱注  
與本文正相反  
增王世貞曰公  
子不死魏幾不  
亡萬金入而晉  
鄙之客之問行  
公子和飲酒近  
婦如之足以傷  
生不欲以生為  
秦虜耳愚哉魏  
王之為秦曰魏  
也

司馬光曰無忌  
去而魏輕還而  
魏重安釐王猶  
以為疑無忌必  
而魏亡賢者之  
手國家何如哉  
唐順之曰以魏  
人系信陵傳見  
信陵係國之存  
亡

董份曰信語有  
中蓋有取于信  
陵也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  
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向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  
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  
不信後果使入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  
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  
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  
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  
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鯨布還為公子置守家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城之東門  
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取  
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  
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  
朱亥盡禮侯晉逐却晉卻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羸之計次與兵符殺晉卻而奪其  
軍擊秦以全趙成相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  
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  
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  
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  
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二千  
然孟嘗以纜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  
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待侯羸  
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二人此  
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二也以彼之折  
節慕學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二千之一耳而况  
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  
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不稱符矯命以起平原  
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謀趙歸魏以却疆秦

之圖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泚察而用之  
 五國官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過乎  
 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疾生朱亥之詐  
 力北也安釐王受秦及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  
 悲夫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戰趙人  
 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其暮矣矣公子雖竊符以有  
 魏師而其入皆噉噉儒將之所教而惘惘不振之餘也  
 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都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  
 實有以以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  
 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瓊轉弱而為強者何  
 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日暮  
 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入  
 又皆惘惘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  
 頃刻驟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  
 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為整轉弱而為  
 強者又何如也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吳興凌雅增補 温陵李光緒增補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

列王完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追前事案

於華陽會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

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

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

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索隱曰謂

受弊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

按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能封于吳後叙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據此情事春申君殆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按此篇摹春申君憂國之意

按淮南子云  
文王砥德修  
政天下二垂  
最之班固諸  
侯王表云諸  
侯比境周匝  
三垂後漢書  
行云四垂之  
民肝胆塗地  
其文並同  
余有丁日國策  
作文王武王之  
身是此日莊王  
諺也  
按鮑彪云橋  
秦人守待也

董份曰詩云單  
及鬼方單延也  
又云俾爾單厚  
單大也蓋言王  
之威延被諸國  
而大也

茅坤曰雖為楚  
說秦亦是確論

董份曰沒利者  
為利所沒

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其基是也今

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二世不怠接地於齊以絕從

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主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

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

威索隱曰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

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

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皇有邢丘○正義曰魏之兵雲翔而

不敢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

即長垣非河東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

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黃齊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

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

伯莊云言秦得魏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

日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

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

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

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史記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二

愚者易視復日  
之患不預防也

楊慎曰三江稱  
三浦亦奇憤無  
拓此者

董份曰引二國  
以過信得取正  
見韓魏不可信  
而又不可信  
字故讀者未易  
詳耳

按鮑彪云逸  
詩武足跡宅  
猶居也言地  
之居遠者雖  
有大足不涉  
之也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戎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

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既勝齊人

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交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二浦之浦。戰國策曰二浦入破吳

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主如楚之

不毀也而忿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太武

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太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

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

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他人有心余忖

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

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

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

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

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首身分

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

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

流亾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借

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

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

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

董份曰慨助激  
蕩詞自悲惋不  
容聽有不入也

曾屠魯晉皆特  
齊最大又提出  
作一折最有難  
重

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礪前相故宋必

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六休

而得其利者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六休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

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齊南以泗水為境

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魏齊魏得地葆

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

索隱曰言齊下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夫以土壤土之博人

徒之眾兵革之彊豈舉事而樹怨於楚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韓魏歸帝重於齊

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

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足而王以千萬

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索隱曰不往來也如此而

亦關內侯矣王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地於齊索隱曰

兵裁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王之地一經兩海

正義曰西海至東海皆秦地要約天下是燕趙無承楚齊楚

無拒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駁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

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

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

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

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

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

按此書議論  
千翻百轉其  
要歸只在莫  
若善楚是句

嚴

備是書以韓  
魏齊又作三  
而收拾於後

緊

余有子曰燕趙

無齊楚不可謂

四國不得相救

也

凌約言曰春申

君知秦遠自起

上書阻之酒不

明言其事僅以

金用說矣

而秦卒自止亦

其後得免於患

增穆文原自歌  
為太子謀若進  
之忠而後進  
幸勿以絕楚嗣  
則失其初心矣  
豈亦平原君之  
利令智昏耶

增楊慎曰此句  
叙黃歇得封秦  
申君之由

秦主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  
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害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  
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以秦與  
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效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  
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  
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外願賜以昭王大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王太子立必用歇故  
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二月楚頃襄王  
卒徐廣曰二二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  
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賜淮北地  
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  
為郡便因并獻淮上十一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  
今猶存又吹破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六內北濱四從五橫至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  
楚門為昌門楚門為昌門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  
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  
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  
也春申君之於上舍趙使欲奔楚為璫瑁簪方劍室以珠玉飾  
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奔楚為璫瑁簪方劍室以珠玉飾  
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二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  
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

按為楚相四  
年即前十五  
歲內事

圖都離子曰夷  
門之瘦人頭沒  
于肥而瘦代為  
之元口目鼻耳  
俱不能為用則  
封人憐而為之  
勢之人曰瘦不  
可割也弗聽卒  
割之信信而死  
國人尤焉謂曰  
吾知去其害耳  
今雖死復亦云  
矣國八掩口而  
退他日有惠者  
申君之專者欲  
言于楚王其殺  
之捕卿聞之日





茅瑁曰朱英之  
言深矣然未聞  
道也春申之網  
吾前曰事其英  
不能以爵臣之  
以大臣之義而  
以殺國自任雖  
多言亦何救于  
亂哉

園郁離子曰楚  
太子以梧桐之  
實祭窮而與其  
鳳鳴焉春申君  
曰是氣也生而  
殊性不可易也  
食何與焉朱英  
聞之謂春申君  
曰君知氣之不  
可以食易其性  
而為鳳夫而君  
之閉下无非狗  
偷鼠為之類之  
人也而君寵榮  
之也

謂之以國士之  
報以色觀之亦  
何異乎以梧桐  
之實養鳥而與  
其鳳鳴也春申  
君不備卒為李  
園所殺而門下  
之无一人能  
報者  
王維復曰李園  
奸謀竟以制春  
申之命所謂其  
人戮哉  
光緒曰此傳  
未載毒事  
本於國策蓋  
二國宗姓已  
滅絕曰政雖  
三天下世權  
再傳矣與楚  
凶也趙與秦  
同廷王遷母  
得族類不正  
亦以滅亡金  
倫紀曠亂其  
不末也風

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疾士欲殺春申君以滅  
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

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

封其義殊也正義曰謂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春申君曰何謂毋望

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

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主長而反政

不即逐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君之仇戰國策作君之

舅與此異不為其而養疾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

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

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

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

王卒李園果先入伏疾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

門園外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

九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

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悼有母

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正義曰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

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二族而口不常廢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

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遷太子

歸荷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旌矣徐廣曰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

趙客邑開吳士列王寡亂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趙客邑開吳士列王寡亂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趙客邑開吳士列王寡亂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趙客邑開吳士列王寡亂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趙客邑開吳士列王寡亂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趙客邑開吳士列王寡亂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抑諸國運盡  
詐窮華庚俄  
於三時也歟  
黃份曰傳後復  
結不羣事也  
時事偶相同歎  
乏也文之效正  
在此處  
黃震曰說秦昭  
王不伐楚而由  
身脫楚太子于  
秦可謂智能之  
去夫一策不議  
而卒死對國之  
幸與秦毒同借  
夫有宋英之謀  
而不能用何必  
謀慮其益為也  
增趙恒曰四君  
春申最劣珠履  
三千客惟聞宋  
英耳不聞其他  
也

董份曰史記之  
范蔡傳即莊子  
之秋亦篇闕深  
與衍壯麗奇博  
如入觀帝臺天  
關層官屬觀規  
模宏遠恍然失  
矣不讀此者不  
知文章之大也  
王慎中曰此傳  
議論詞說悉本  
國策而敘事實  
申則太史公筆  
也  
茅坤曰范范雅  
恩然處烟波千  
里寫蔡澤一言  
而奪相處勢如  
轉危於掌上矣  
論稷文昭曰按  
此則須賈之辭  
當深於魏齊矣  
奈何獨振齊兵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  
聽宋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  
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不以不常歇陰亂其嗣  
而與之俱斃豈區區宋英所能為我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  
英之言獨無  
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  
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  
文信侯是也春申信姬姬于考烈王而生得文信侯姬  
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侯存殺于政春申免于悍而殺  
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  
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  
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  
國則亂賊而已以亂之亂理固宜然故歇  
之旄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

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曰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邀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

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半酒雎

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

饋雎受其半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

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搯齒索隱曰摺音折力也搯音力也謂搯也

折其脅而又索隱曰又音又雎佯死索隱曰佯音陽置廁中

廁中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音溺置廁中

辱以徵後舍人索隱曰徵音徵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

此真所謂韓盧逐塊者也  
謝黃洪憲曰按守者出惟其恩較鄭安本王稽更宏矣後竟不見說走豈難之忘恩耶抑太史公之略也  
按此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雎者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  
董祀曰古之英雄知略相當其所以為勝者皆無他法也  
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能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婦載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入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雎之事類此夫穰侯既疑有人嘗即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頃刻而復來則已墮穰計中矣後人論曹操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觀此一事足矣  
余有丁曰雖料穰侯若燭肝腸胡寧不能奪其位易置之耶

謝公守者乃請出謝公守者乃請出身多人魏齊辭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

齊悔復召求之魏人與安平聞之乃遂擄范雎伏匿更名姓

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

稽正義曰卒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

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佐不敢書見王稽

日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

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二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

有三亭比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二亭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

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

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與私約而去王稽與魏去過載范雎入

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望見

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

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此恐

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

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

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

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

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

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止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曹

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怒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

二博某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

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稍息靈公氣息不續公

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

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

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

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之王弗信使舍

食草具索隱曰謂而食以下客之也行命歲餘當是時昭

凌約言曰將敘  
范雎上書先揭  
時事與用事之  
人一段下文左  
有頭緒此是不  
字一札軸  
按當是將下  
段承上起下  
之詞下篇議  
論本此

邵銳曰雖從策  
中來每易一旬  
或一字自佳  
增劉曰夫說  
貴無會張相  
隨不專緩頰亦  
不在刀筆范雎  
之言事李斯之  
上客各並煩情  
入機動言中務  
雖批逆鱗而功  
成訖合此上書  
之善說也  
增楊慎曰惟此  
書只是求見尚

事即下篇所謂  
不可以書傳初  
也然儀侯謂諸  
侯客子無益耶  
王亦厭天下亦  
士無所信則此  
書固所以除破  
其見耳  
增唐順之曰此  
是二篇隱語中  
用二臣聞為議  
論發端文辨而  
核  
董份曰割榮意  
已指穰侯等而  
不可明言故微  
及之  
增許應元曰疑  
則少當之戰國  
策士類以是試  
當世之庸主  
董份曰惟此書  
淺言則不足  
以感王深言之  
則立債事故其  
心最苦  
又曰情竭辭急

王已立二十六年而夜也史記卷六馬也楚懷王幽於秦秦東破齊

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伏後廢四貴眼目喜厭天下辯士征穰侯華陽

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卬官太后之異父弟穰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

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穰侯傳作即壽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

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治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

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

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王賞所

愛而罰所惡明王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

臣之曾不足以當棋質索隱曰棋音陟林反棋者坐棋也而栗

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冀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

辱獨不重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

絲梁有懸藜薛綜曰縣藜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珠玉朴也此四寶

者工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與歟則聖王之所弃

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

索隱曰割榮即上良醫知病人之必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

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

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

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旣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二其言臣

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二自非然者臣願得賜游觀之間

望見顏色一語無効索隱曰二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穰侯

不如是不足感

入也

余有丁曰二字

轉讀猶言無乃

也索隱解輕蔑

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

處唯此言最疾

所謂危以激之

也

變約言曰秦王

國事之非在會

太后穰侯范雎

說秦之要在穰

太后穰侯故未

見秦王而先說

此計以感之預

為進言地耳

余有丁曰洒然

非傲敬肅兼有

恐慎意

董份曰此處欲

言不言最妙然

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云使持車索於范雎乃得見於

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志入其中正義曰永

巷宮中王來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

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遂

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義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

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索隱曰鄒

惛然音昏又一作閔敬執履王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

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聞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二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

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

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

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

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土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

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

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

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臣不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

夜行晝伏應上

亡字臣又何憂

應上覆字此段

言不足以為

臣憂也

楊慎曰箕子接

輿應心為厲為

狂字臣有何恥

應上恥字此段

言為厲為狂不

足以為臣恥也

茅坤曰提一

臣何患一臣何

何憂一臣何

恥末系以臣之

所恐云昭王馬

得不感發

楊慎曰未言旁

辱之事必亡之

患臣不敢畏也

旁辱即為厲為

狂也臣不敢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也應前非有畏

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蔽而出昭關夜行晝伏

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米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或膝行蒲伏稽

首肉袒鼓腹吹箎徐廣曰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鬪為伯使

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

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王假使臣得

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王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

口裏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感於姦臣之能

日能謂姦臣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

正義曰昭明也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無與明其姦惡若夫窮辱之事外人之患臣不敢畏也臣然而秦治是臣然賢

於生秦王起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

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瀟

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

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太上及太后

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

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

宮在甘泉山上季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

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

谷口也按九菱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

東北四南帶涇渭右隴獨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

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

者之民也王拜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

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

盧而搏蹇兔也喻秦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施韓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疆而取諸侯之易也霸土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茅坤曰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雖所以深文其君而所能逐穰侯重入也

董份曰此本不以喻穰侯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本于或非孟嘗也

茅坤曰秦之伯業定于遠交近攻之工言

茅坤曰始而親韓魏有陽言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招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及親之也

鮑彪曰遠交近攻雖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說之周篇亂如此使公王何所適從乎若曰其策為王策次之其可也增王應麟曰晉

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太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既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乘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怨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女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百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賁音側多矣反言盜盜血賁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疆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二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如石在虫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莫大於韓乎王不

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莫大於韓乎王不

楚之爭天下在  
秦之爭天下在  
韓魏林少穎謂  
六國卒并於秦  
出於范雎遠交  
近攻之策蓋謂  
取韓魏以執天  
下之樞也古史  
云范雎自為身  
謀思謂此策不  
為無益然韓不  
用韓魏魏不廢  
信陵則國不亡  
王整曰根深而  
後動

妾約言曰母子  
之間人所難言  
若難言以心廢  
太后無以逐穰  
侯不逐穰侯無  
以得相也  
計其他哉  
按范雎欲得  
相位必傾太  
后穰侯但骨  
肉之間不能  
直指故方未  
見王時即感  
怒之以植其  
根及其既見  
則欲言不言  
反覆宛轉以  
待其自悟王  
王曰言上及  
太后下至太  
臣可以直指  
矣却又先言  
外事以待數  
年始及其內  
漸慮不驟如  
此听者自不  
覺入于肝腑  
矣雖其深干  
術哉  
增歸有光曰秦  
王所患太后穰  
侯甚重而患華

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  
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葦成阜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鄭已南夫韓見  
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  
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正義曰臣居山  
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  
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  
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  
擊斷無諱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賢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為此四賢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  
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  
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徐廣曰政莫敢不聽  
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  
御王斷於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披其枝正義曰披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王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  
而行弑逆也正義曰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  
淖齒淖楚人齊湣土臣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管趙囚王交於沙  
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百日而餓死今古聞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  
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不聽政事其所授  
者姑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王計而王不覺悟故失  
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

王所患太后穰侯甚重而患華  
疾甚重而患華



陽君得國為最重思其弟而思去其母不其母可廢范睢亦中其欲故說總發而計遂行

增張洲曰有國家者不欲為子孫富世之業范睢以有國者非王子孫之句動秦王之心親若母子尊若相國直插而離間之略不諱也

睢先有以攝服王心矣此奸雄揣摩之術諒謀於至秦之日者也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摹寫睢之趨入秦而挽四貴之權以後又總寫睢之報復魏秦本未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睢欲賣實意賈亦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為賈亦亦不可知也

茅坤曰總曰范睢詐姓名為張祿一何描寫于情萬態亦于略處反詳之調也

董份曰此處賈疑睢已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膾炙曰此傳謂睢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初相時張祿先生之教秦之黃金百斤

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至秦封范睢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氏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人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貴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帶蓋今之純也○正義曰今之襪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范睢曰王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必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大

范睢傳

文織百純祿持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禽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寬等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入未試固不遇矣孟嘗曰故聞命因厚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老之田又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矣矣睢入秦而踵客張祿之祿嘗有聞於諸侯秦持令睢星其名以誑鄰國耶

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外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立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立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外者以紼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拜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日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意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矣趙盾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二有不可奈何者亦二

光緒曰按淮南子云唐子短陳駟子於齊威王王欲殺之遂出奔薛孟嘗君聞之使入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也三至如自被裝刺夏月服絺紵出則乘牛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太子復思齊不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榜笞之飯藜藿之美冬日則寒凍

宮車一日晏駕雁加助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山崩殞故稱晏如馬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懼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太王之賢聖莫能養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二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久遠無害吏察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耻之怨必報索隱曰睢音崖上買反耻音士讀見友睢范睢相秦一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古往今來 范睢相秦

夏月則死傷  
自唐子之短  
臣也以爲歸  
君食無黍飯  
黍黍服輕履  
乘車良臣故  
思之此謂戰  
久而反利之  
也若辨而則  
可謂善處怨  
矣彼范雎之  
必報須買魏  
齊仇也周聞  
此義乎爲雎  
計者無德無  
怨可耳

增穆文熙曰二  
子之德既不可  
忘而其材又不  
可在將故終累  
范雎人之醉息  
也難哉  
茅坤曰專要  
寫雎之屢於魏  
齊顯於秦因以  
報復于魏故於  
恩德處盡力備

茅璿曰一飯之  
德一荷足概其  
相秦後事  
王維楨曰平原  
君固不出魏齊  
此所以得士  
○吳國倫曰策  
士如虞卿奈何  
冷波魏齊同止  
魏有信陵極稱  
好士而於虞卿  
勞愁終身此皆  
不可勝者

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索隱曰劉氏以爲蓋在大行西南  
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  
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  
與高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  
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  
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  
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  
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  
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  
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  
使人歸取其頭來不殊吾  
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資而爲友者  
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  
也索隱曰止爲如字下爲音干偽反  
以言富貴也而結交情淡者爲有貧賤  
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  
友也在固不出也今文不在臣所昭  
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  
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  
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  
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  
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  
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  
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  
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  
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  
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  
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  
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  
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  
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  
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  
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  
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  
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  
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  
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  
攻韓分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  
蓋在韓之西界與分相近也  
正義曰按陘底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二

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索隱曰劉氏以爲蓋在大行西南  
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  
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  
與高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  
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  
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  
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  
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  
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  
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  
使人歸取其頭來不殊吾  
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資而爲友者  
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  
也索隱曰止爲如字下爲音干偽反  
以言富貴也而結交情淡者爲有貧賤  
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  
友也在固不出也今文不在臣所昭  
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  
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  
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  
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  
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  
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  
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  
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  
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  
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  
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  
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  
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  
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  
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  
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  
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  
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  
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  
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  
攻韓分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  
蓋在韓之西界與分相近也  
正義曰按陘底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二

正義曰按陘底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

被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而索隱注曰趙括之舅非也

茅坤曰范雎罪之大者太史公更不放过

黃震曰范雎辱干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籍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讐蓋亦榮矣然卒以在二人敗事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願材所堪况編之君以私所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雎不憚此言應侯且益以不釋文亦相願

按武安由范雎故秦王揭之

茅坤曰如此節末如此過脈疏龍手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雎事

十里分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城後五年

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

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鄰氏頗音疋波反秦大破趙於長

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年

日徐據素本紀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

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

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罪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

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

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

聞王憂臣辱王辱臣外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

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夫鐵劍利則士勇倡

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

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然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

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

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正義曰不遇而從唐

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

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曰有之曰若臣者

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曷曰有徐廣曰曷一作得得

日曷曷謂曷如蝎虫也巨肩有巨於雅顏慶膝也徐廣曰

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雅顏慶膝也徐廣曰

橋然也鬪音烏曷反鬪鬪謂曷鬪眉膝鬪謂膝又鬪曲也吾聞

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

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按刺齒二字見曲禮

董份曰范雖以凶囚而欲開骨因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難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澤之宣言困難者即難之繆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董份曰惟其各然字最妙詞以緩氣少歎即挫矣

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論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圍張淵曰蔡澤不難於奪難於位而難於數月去也蓋蔡澤終守成功者去之之言也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

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躍馬疾驅懷黃金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之印結紫綬於要捐讓公王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

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局於塗爾雅曰欵足者謂之局郭璞曰鼎曲脚也

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歎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

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日家之說

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

之曰子當言三歎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

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

體取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

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

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夫

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

此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

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微復

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

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

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蘇秦張儀列傳

七

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為主強國不舜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來忠而不解  
 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而不驕忌若此三子  
 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  
 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何為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  
 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  
 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  
 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穆辱而  
 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此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今  
 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  
 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歟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

董份曰雖欲說雖退而實稱其賢故詞可入厥說亦正

按傷字解與本文不同

許相卿曰尺將成字難觀

雅然篇竟以死恐之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  
 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穆  
 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  
 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又王周公輔  
 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  
 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  
 信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  
 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王安  
 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難反  
 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王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王  
 王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

余有丁日隄然  
直指若利刃鋒  
鋒得銳即入矣  
得不迎刃而解  
乎

蔡清曰蔡澤見  
得范雎是箇快  
意恩仇之人故  
以此說之范雎  
可以無遺憾而  
不難于釋相位  
矣此正范說客  
肯綮處

交約言曰太史  
公傳范雎則歷  
數其快意恩仇  
事而曰一飯之  
德不忘雖耻之  
怨必報至傳蔡  
澤說范雎又復

此  
一傳相照應如  
此

按漢書地理  
志云周未有  
子路夏首民  
人暴之太史  
公戰國策作  
太史啓田單  
傳有大史嫩  
乃齊襄王后  
之父也

按澤舉祖公  
夫差見國君  
屬盛滿而不  
以卑退自居  
猶未免于畔  
且以也况乎  
相入國者而  
所以成功久  
處乎此後雖  
分三段是  
一意

陳沂曰前言商  
君吳起大夫種

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  
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  
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  
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  
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  
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公君多怨已德已報意欲全矣而無  
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矣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  
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  
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  
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  
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身育太史嗷叱呼駭二軍徐廣曰呼

索隱曰二人勇者身育育也  
嗷音較○正義曰呼大故反  
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  
搏所殺然太史嗷未知誰之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  
退處儉約之患也夫西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索隱曰高誘  
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  
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由穡積羽戰陳之事是  
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  
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  
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  
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  
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大

此時增一自起  
不准激以事而  
且動其心尤切  
也

此大夫種與  
上大夫種與  
自起可見之  
所見聞也故  
撫以四子者  
五句結之是  
第五段  
凌約言曰歷叙  
四子不意居切  
以致奇禍而留

宋公獨以見幾  
今終之去一不  
去得夫判然  
覆劇論要亦不  
成功者退一語  
按戰國策云  
大投謂全勝  
也分功分勝  
者所獲也  
按范蠡見幾  
明夫扁舟五  
湖正所謂名  
與身俱全者  
上也四子豈  
能彷彿其萬  
一或應侯苟  
戀位干秦不  
忍分功求退  
則名在樛屋  
而身不可全  
與四子等耳  
是第 段  
按此直欲其  
辭位而去則  
能賢如古人  
壽如喬松子  
孫世享祿位

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備伏不敢攻秦者  
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於杜  
郵。吳起為楚悼王之法。軍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  
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  
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  
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被  
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公為存。因辰為榮。  
眼音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  
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吳。令越成霸。功已  
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  
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誑音  
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

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期謂投投瓊也。○索  
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且小爾。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  
雅方三三。以投博。謂之捭捭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  
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止  
日施。備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  
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  
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  
退。則商君曰。公徐廣曰。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  
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  
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  
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喏。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心不能自離。疑不  
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



無絕人臣立  
功持節所深  
願而不可得  
者皆萃于應  
侯之身矣  
是第三段

董份曰戰國之  
士世尊亦之然  
椒傷景傑亦有  
不可及者范雎  
脫水亡而取相  
其恩仇快意氣  
焰灼然及澤一  
說即讓位弄相  
如振埃洗垢不  
復顧藉此其心  
能作能止亦有  
過入若使其知  
道卓乎不可及  
也

王維楨曰穰侯  
傾於范雎范雎  
奪於蔡澤智巧  
相危而不相疑  
猶謂之智士乎  
王應麟曰蔡澤  
雖以辨為名范

唯之位然竟究  
范于難其有益  
于范亦大矣  
鮑彪曰周衰辨  
士皆於材角智  
趣於利而已唯  
澤為近道得明  
哲保身之策故  
其得位不數月  
引去優游於秦  
以封君令終美  
矣非苟知之亦  
允道之澤之謂  
也

獨趙恒曰太史  
公贊意有三節  
言一子入秦取  
卿相垂功放天  
下乃因強秦之  
勢亦如長袖之  
善舞多錢之善  
賈也然士亦有  
偶合命為之也  
不然資如王子  
亦多矣而不得  
盡意者又何限  
也然一子之功

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  
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  
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  
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  
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入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  
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  
討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  
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魏二年而魏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補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  
世所謂一切辯士歟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  
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驕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  
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一子不得盡意  
豈可勝道哉然一子不困危惡能激乎索隱曰一子范雎蔡澤澤困於趙被逐奔秦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揚維楨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  
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俟夫澤之再二辨  
說而後謝病壁之奕也觀局則明當有則借應侯之退  
已全退于請藥賜以之時而律效不退使非澤乘其日  
畏之勢吾固未知其效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  
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  
益于秦也

因激而成其初  
之困厄亦甚矣  
土之處困吐不  
自力乎三個人  
字為轉語當看

史記卷七

以寤睢者故睢決于去而不侯夫逐也及澤代睢不數  
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侯逐睢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  
令終若澤者不

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睢以口舌攘穰疾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  
之睢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穰疾以君臣骨肉  
之親則睢攘之也難范睢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  
也易睢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羈旅之餘竊  
富饗耳澤始非睢以離間昭主母子兄弟而得

之澤勸睢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盧大經曰范睢蔡澤皆辨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  
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  
方入關便宣言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  
正理睢必侯澤及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  
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  
君子固權各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  
不知正受禍而不之覺

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辨雄矣然以功成當  
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  
因人譏遂乘相印與睢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  
之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  
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終

